



兄真正被他所愚了。”二學士雖聽得說話蹊蹺，只道他戲談，絕不以為意。總兵談笑而別，臨去又道：“二兄若到了日期，不遂願時，小弟再來處分便了。”說罷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二學士果然仍扮作秀才，出城往相家去。此時路徑已熟，不知不覺到了。那邊有人窺探已曉得。進門只見前日書僮笑道：“兩位相公今日又來了。”二學士忙問道：“相公在否？”書僮答道：“在廳上，有人說話。”二學士便立住腳。書僮道：“進去是不妨事的，將來都是一家至親。”二學士只得進去。

進了儀門，只聽得說文小姐怎麼，章小姐怎麼，看見進去，兩人下階相迎。見的不是別個：一個卻是相水蘭，一個卻是石霞文。見過了，水蘭道：“此間霞文曾拜家父為義父，與小弟勝似同胞，方才聽說亦與巫兄相知過的。”霞文道：“豈惟相知，將來正要做朝夕相依的至親了。”水蘭接道：“正是，你我四人都是至親了。只是一說前日小弟偶抱小恙，使二位忽忽而去，胡亂使家僮傳命，竟不一一細問出處，遂以舍妹得締絲蘿。前日秋兄人趨，傳諭親迎一節出自欽典，小弟駭問由來，則以巫、藍之姓易為雲、水，小弟心中大為驚訝，秋兄反覆詳辯，始知巫、藍即雲、水也。今蒙光顧，有何臺諭？”二學士方才開口道：“前因敝相知秋兄道，令妹小姐才傾蘇會，貌若夷光，欲為小弟作定婚之主人。小弟不自揣量，輕造高齋，承兄翁不棄，俯垂金諾。彼時易姓來訪者，恐驚動起居，非有他意也。而兄翁前日與秋兄所言之事，今日弟輩復造潭府，以釋前疑，並請虛誑之罪。”水蘭笑道：“如此脫空狀元，正好配脫空夫人，恐舍妹不足以相當也。但我義兄此來，非為別事，因雲兄曾與尚書之女訂約，水兄亦曾與義兄之妹聯姻，今聞舍妹於歸在即，特來商議，至期竟欲送入院中，以聽二兄尊裁。彼之意如此，二兄將來作何調度？”二學士道：“文、石二位訂約聯姻，事非虛妄，但其中委曲難言之故，小弟也不好出諸於口，乞石兄自言之。”霞文道：“小弟前日代文小姐剖肝露膽，一一為兄披陳，而兄於廣寒之枝既折到手，竟不欲見姮娥之面；諸般霞彩吐露君前，而朝天之後竟不肯一謝素娥，況兄若娶了文小姐，文小姐自然改頭換面，內家腔調，兄必為之見憐矣！豈猶興無風之雲，抱無底石欄，而起是之疑忌哉！語雲：人生何處不相逢。兄自味知。”雲學士道：“許多說話承言之於前，而今又聽之於後矣。但小弟任兄自言，不欲屑屑相角也。”相水蘭道：“雲兄之於文小姐如是矣，而水兄之於義妹，則又無一毫折挫而亦拒絕之，似乎無謂。前日小弟亦往探義妹，義妹備述水兄薄情。一詩相訂，終身是從。而時當見賞，則幽谷之香既舒，猶忍使之守貞；春風已不須待矣，而尚無催妝之人。一枝照水，望兄憐也，而兄竟不見憐；二月含章，待兄知也，而兄竟不得知。至於請雲湘夫為月老，而至今尚無綰其絲者，借《甘露詩》作冰人，而至今不肯搗玄霜。遂使羅浮徒牽伊人，伊人何曾惜得美人一寸腸乎。義妹謂此言中之義，惟小弟深知之，惟小弟能言之。他人雖或知之，而不如小弟知之為切；他人或能言之，而不如小弟言之為親。”竟將一首梅花詩意，細細道完。又說：“水兄何竟負義妹一片苦心，而甘作薄情人耶。”水學士道：“此非小弟負令妹，亦文小姐負之耳。”霞文忙作色道：“文小姐何罪，而彼此交劾之？”水學士道：“雲兄辭文小姐復歸之請，文小姐遂傳言，謂小弟之婚亦不成。非文小姐負之而誰負哉？”水蘭道：“才子原不易逢。佳人固自難得。如愚弟兄兩人，欲擇一配，做了許多圈套，目下僅得兩人。請二兄不如照前娶了二氏罷。講來辯去，究竟講不過原娶他的。還有一句緊要說話，聞二位兄定舍妹後，又定了章小姐。此事真麼？”二學士道：“此事實不相瞞，也是有的。”水蘭便作色道：“果然如此，二位兄竟差了。前則已訂，而有停妻再娶之譏；後則再娶，而復有得隴望蜀之謔。況章老職隸九卿，小弟絕樞韋布，何敢與之頡頏？彼女宦室門楣，舍妹蓬茅陋飾，何敢與之比肩？況舍妹雖生貧賤，性甚驕傲，而不相讓，二兄何不修邊幅，誤我二妹耶？”二學士謝道：“此亦非小弟所願，繫太僕面求天子作主，不料天子親幸其家。彼時小弟也曾實告，幸喜章女甚賢，竟肯情願讓小弟先娶令妹，後娶章女；情願讓令妹為正，自己作偏。小弟輩方肯應允。”水蘭道：“天下可有這樣剋己的人，只怕他落得做人情耳！小弟倒有一計：明日不免將舍妹抬到章府，議論停當，省得臨時曉曉。二兄也不須另擇吉日，就是這日一並娶了，也不須到舍下來娶，舍妹竟住在章府以待吉日，何如？”二學士道：“如此只怕太便宜了小弟。”水蘭道：“只怕還有文、石二小姐的事，尚有許多不便宜耳，請二兄於這吉日一並娶了罷。”二學士道：“豈有此理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是百年人，何可相強？”水蘭道：“倘有不得不娶之勢，有不可不娶之情，二兄何以處耶？”雲學士道：“小弟前日有言在先，要相求時，情願跪門請罪。”水學士亦忙接口道：“我要求時，一一照樣。”霞文道：“到得跪門求時，何苦今日嘴強。”立起身，對水蘭道：“妹妹，我同你進去，且待他跪門這日，再作道理。”水蘭道：“姐姐言之有理。”兩人攜了手，同進去了。

二學士竟如做一場大夢，昏昏懂懂，一個分明是石霞文，忽然叫起“妹妹”來；一個分明是相水蘭，忽然叫起“姐姐”來。疑心他詐局相騙，說話句句刺心；疑心他真是娥眉，見過多時，毫不露一些破綻。真正天師被鬼迷路。無法再問，只得出門回院。那個書僮站在門首，水學士忙問道：“方才我兩個與他說話的一個，是你家相公麼？”答道：“一個是我家相公。”雲學士問道：“那一位可是石相公麼？”答道：“那一位是石相公。”雲學士又問道：“既是石相公，怎麼叫起‘妹妹’來，難道就是文小姐麼？”答道：“相公與石相公相處多年，難道一個石相公還不認得？石相公既討了文小姐，則石相公便做做文小姐，也無不可。”水學士道：“既是你家水蘭相公，他怎麼叫起‘姐姐’來？難道就是石小姐麼？”答道：“相公與家相公會了兩次，難道我家相公還不認得？家相公原與石相公結拜，則家相公便做做他妹子，有何不可？二位相公也不消疑心了，吉期娶親，少不得一聯八個，俱是至親，都要會面說清的。”兩學士道：“哪八個呢？”答道：“兩位相小姐，兩位章小姐、一位文小姐、一位石小姐，並石相公、家相公，豈非八個？”說罷，嘻的一聲也進去了。

兩人出了門，一發疑疑惑惑，恍恍惚惚，一時說是男子，一時說男子中怕沒有這樣麗人，一定是個女子；一時說是女子，一時說女子中怕沒有這般膽智，仍是個男子。愈說愈亂，越猜越疑，便商議道：“和你去問秋人趨，料他決不敢騙。”

一路來問秋人趨。人趨道：“他央我作媒，學士詐我執斧，小子但知撮合而已，哪裡曉得是文是石，是哥是弟，是姐是妹。且學士當時對面尚不識，小子不過偶然，難道倒曉得？”急得兩人沒法，商量又要去問章太僕、文尚書二位了。正是此後有分教：金街稱賀，瑟協琴調；泰岳生輝，冰清玉潤。要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